

DIE LIEBE NEU ERFINDEN

爱的 新发现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 威廉·施密德 著 黄明嘉 译

给清醒的现实主义留有余地
同时又不放弃
充满丰富情感的浪漫主义
这样的爱情才能呼吸

014033186

I516.65

35

爱的新发现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 威廉·施密德 著 黄明嘉 译



I516.65
35



北航

C1721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新发现 / (德) 施密德 (Schmid, W.) 著; 黄明
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327-6342-9

I. ①爱… II. ①施… ②黄… III. ①散文集—德国—
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9957号

Wilhelm Schmid

Die Liebe neu erfinden

Von der Lebenskunst im Umgang mit Anderen

©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0

图字: 09-2011-143号

爱的新发现

[德] 威廉·施密德 著 黄明嘉 译
责任编辑/袁雅琴 装帧设计/邵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7 插页5 字数156,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6342-9 / I · 3790

定价: 3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64511411

前言

同他人交往，全都与爱和爱的缺失相关。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爱情的缺失，在许多人看来，这爱情无非就是男女“那种关系”罢了。这关系过去大概从未出现过问题，成问题的倒是另有原因。恰恰是人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爱情自由”在摆脱宗教的规范、传统的角色分配、习俗的观念以及摆脱为繁衍后代而相爱的自然目的之后，在现代社会里却出现了问题：自由的爱情显得十分棘手，越来越直白地提出“为什么”和“为何目的”这类问题。在某个历史时期，“浪漫主义爱情”向人们许诺无限的幸福感并以此回答了爱情的意义问题，直到它自身在所期许的美好情感与未估计到的麻烦之间被碾成齑粉。它越来越陷于它不愿思索的有限性矛盾中。相爱者在浪漫爱情中寻求的“我的融合”与“我的自由”诉求——不能忍受限制——相冲突，每逢失败，受质疑的便是比爱情本身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包括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于是，浪漫爱情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突变成一个巨型水母，它用看不见的丝状物将柔弱的生命缠绕、分解并吞食之。有些人出于宗教热情仍相信它；另一些人则对它彻底失望；还有一些人怀着毕竟曾经有过爱的伤感而妥协，满足于以下认识：爱的情感是成分复杂的鸡尾酒，当醉意消散，此酒也荡然无存。

除了别的原则，哲学也许对解释和消除爱情中遇到的困难有所帮助。正巧，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爱，字面上的意思是“爱智慧”，以智慧为取向。人从哲学里获取灵感，更彻底的理解、更周密的思考、更审慎的行动，更自觉的放弃，凡此种种无不渴求智慧。推究哲理就是停下来作思考，研究已有的经历，从中得出结论，为未来的经历做准备。思考中，一再更新的生活取向是自苏



格拉底以来哲学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自康德以来启蒙运动的一个明确的诉求。推究哲理者都致力于更透彻理解事物的关联，以便在生活里对种种关联妥善处置。思考的取向能使人清醒地过日子，享受“生活的艺术”。纵然没有哪种生活一直是完全清醒的，但必然有一种生活善于利用生活中的“醒豁时刻”。

此书针对爱情的思考，其目的是对急迫的问题找到可用的、但几乎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答案：爱情为何如此困难、但又为何仍然活力不减？对爱情说出结论性的话，这样做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思考的取向可帮助个体更清醒地放弃它，或重新觅到它，或重新营造它。柏拉图《申辩篇》这部最早论爱情的哲学著作记录苏格拉底一度忙碌研究之事：“做爱情的强者”，此书也想尽力为阐发苏格拉底这一思想作贡献。在苏格拉底时代尚被接受、但到了现代社会则遭拒斥的同性恋也将一并述及。本书凡谈及“他人”处，这“他人”既代表男性，也代表女性。“他人”的单数绝不排除被爱者是复数的“他人”；“他人”是复数时，施爱者大多只是既定的单数“他人”。

哲学之路乃思索之路，“思索”字面上与寻求“意义”和产生“意义”相关。这种必要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进入人们的视域：当事物各种关联消失，从出现的空位中可以感觉到生活缺少哪些关联。凡“制造意义”的东西就是关联，但它们在客观性和定义上并不是简单的固定存在，而要不断地予以思考和阐释。采用哲学的“阐释”方式，让人感兴趣的不是随心所欲的阐释，而是可信的阐释，所谓可信，是因为这阐释是可以领悟的，令人信服的。当某种现象的价值和重要性被领悟之时，名叫“意义”的特殊意义就显示出来了。此书与爱情相关的哲学思索针对以下问题：到底什么是爱情？它如何产生？如何发生作用？对生活有何意义？渴望爱情有何意义？爱情并非只代表爱情本身，它具有整体文化和社会范围的意义：那么，生活中其他种种人际关系与爱情何干？爱情嵌在何种关系中？它在某种文化和社会的思想天空里

何处安家？它被分派何种角色？人们如何从爱情中看出生活意义？或当爱情失败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因生活无意义而陷入绝望？当思考和阐释摆脱流行的观点时，人们也会探询还有哪些爱情观念，为实现爱情需做哪些必不可少的改变？

思考和阐释的先决条件是要尽可能精确地观察。在通往智慧之路上，哲学成了训练注意力的学校，旨在尽可能专注地感知和描述疑难现象，毫不惧怕初始的纯朴天真。现象学的这种行为方式是用来领悟和重构爱情现象各个层面的，以便最终理解：什么东西作为真正爱情被发现了；当人相信发生了真正爱情还会发生什么；爱情怎么会、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既符合规律又违背规律；正如许多人所为，现象学以经历为出发点，并尽量使现象的各个方面显山露水。现象学也包括对经历的艺术“加工”，这“加工”积淀在电影、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作品里。现象学也重视对经历进行科学研究，顾及爱情现象的其他层面，诸如遗传学、后成论、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历史学和神学等方面。附带的（非本质的）方面与本质的（核心的）方面同样重要，并不是要全部弄清某种情况下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重要的是既要观察现象的显性面又要观察其隐性面，以便从中得出结论：若爱情失败会发生什么？一种没有爱情的生活可能吗？没有困难的爱情可能吗？一种没有爱情麻烦的生活是更好的生活吗？为何还要相信爱情？人需要爱情吗？如需要，那又为何需要呢？

爱情只是个词而已，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如何理解它。初始的想法不确切，不清晰，只有在一个比词重要得多的概念中才能更清晰地领悟其轮廓，也就是一个词 + x，即把经历、渴望、忧虑和观念放在一起详加考虑。哲学把内隐变成外显，它力图弄清这个概念，还赋予它新的特点。概念（拉丁文叫“分界标记”）是哲学工具，哲学在概念上花工夫，采用专业术语解决问



题。理解就意味着更准确地领悟各种关联和意义,便于做某些改变。这工作的意义容易被忽略,然而概念属于人最内隐的核心,人在生活中不断受概念引导,比如受他的“自由”概念引导(“我的自由不容侵犯”)。概念作为交际工具不可舍弃,即便概念常常引起误解。因为人各不同,隐藏在相同词语中的概念也就不同。关于爱情,没有哪两个人会有相同的概念,然而双方恰恰以此为前提向对方有所期许,因各人概念不同之故,对方会觉得这期许颇为怪异。概念中没有什么东西会自然而然让人理解,所以要探寻这概念追溯的是什么经历、渴望、忧虑和观念,它到底有没有现实的内涵,是否变成了目的本身。在极端情况下应改变概念,以便更好地与经历契合,赋予其他观念以表达形式,开启新的经历前景。为了更好地应对爱情,爱情还可做怎样的理解呢?

同真实的东西打交道,寻求可能性的东西,哲学在通往智慧之路上终于抵达此点。从此点出发就可从关联中观察整体现象,即做综合观察,哲学开启整体观察的视野,在某时消除感知“瓶颈”——感知“瓶颈”在日常生活的无意识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就要求扩大对所有爱情类型的观察,因为爱情现象大大超越了相爱者的爱情范围,还包括父母与孩子的爱,孩子之间的爱,祖孙之间的爱,狭义和广义的对朋友之爱,对同事之爱,甚至包括敌人在内的普世“博爱”。还有对动物、自然、物质或非物质事物之爱、对生命和世界之爱,对超验物的爱,这超验之爱对人类——即使不是对每个人——也很重要,比如爱宇宙爱上帝等。

在通往智慧之路上,局部或全部掌握、观察和领悟某个现象比如爱情现象的关键在于,为自己应对此现象而采取的态度找出原因,并予以周全思考。哲学对于这个论证过程大有裨益。它成了寻觅正确路径的向导,帮助思考一切赞成或反对某种选择的原因,保护优先选择权,不设定标准。人人都可自行选择,但更有意义的是用经过深思熟虑的、认定有说服力的理由做选择。

他必须用自己的整个生命为后果担责。他可以独立思考,但比较聪明的是与他人一道思考,集思广益,以便有更大的把握。许多东西取决于尽量充分地选择做论证,只有经过充分论证的东西才能经受住生活和爱情重重困难的考验而持久。为了理由充分,既可动用大脑,亦可动用情感。赞成或反对某些关系尤其是爱情关系,一般的理由很重要,特殊的理由也很重要。

做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当人爱他人时,在生存各层面上难免产生诸多想法和关联;甚至对爱情的否定也会滋生潜在的想法,因爱情的缺失而产生对爱情的渴望;因恨而诅咒爱情;因失望而不想再理会爱情。“你们放弃爱情吧!”卡西米尔·马列维奇在革命前时代如是呼吁,还将此视为创造新文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倘若一种文化革新——前提是个体的革新——值得向往,那么就需要用爱情做思想的源泉。关键是重新找到爱情并予以新的创造。某种传统观念的失败正好是某种新观念的肇端,正如画家马列维奇在同旧艺术决裂时用黑色大板块论证一种新艺术一样。在爱情中,人们也应退回到以上这种理论,以图求变。凡在某种现实成问题的地方,参与编织现实的概念都难辞其咎。如果认为爱情根本就不可能,那又怎么办呢?这不应成为放弃爱情的理由。人类前进道路上铺满无望之事,但它们最后还是实现了。问题是不要把每种观念变成固定的意识。伴随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亦即幸福的爱情观念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对相爱者许诺会有永存的美好情感,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各“自我”心绪不佳,给对方造成阻碍。

倘若爱情保持原样,它就会被窒息。另一种使爱情鲜活起来的思想是“会呼吸的爱情”。求新地营造爱情无异于让爱情呼吸。当相爱者不仅关心和研究对方、也关心和研究自己、能在爱情的多层面上来回走动、以不同方式厚待对方时,爱情就会呼吸了(威廉·施密德:《善待自己:论与自己交往的艺术》,法兰克福,2004)。爱情在各种矛盾——它们给浪漫主义相爱者带来巨大疑难——之间必能呼吸:接近与疏离、喜与怒、欲与痛、销魂与乏味、非凡与平



庸、感觉与习惯、可能性与现实性、渴望梦想中的世界与适应所发现的丑恶世界——身处丑恶世界，人们还不如在另一世界最小最平凡之事上花工夫。爱情一方面给清醒的现实主义留有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那充溢丰富情感的浪漫主义，这样的爱情方能呼吸。纯然理智的爱情不会温暖任何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爱情回应了现代实用主义的冲击，并且努力挽救浪漫主义，但不是通过抗拒、而是通过接纳实用主义元素，以便更好地对付恼怒、平庸、背叛、争执、爱情破裂和其他挑战。

可呼吸的爱情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它表明更新的爱情艺术会成为许多人的生活艺术要素，包括所有的爱情类型和关系类型。爱情关系曾经由宗教、传统、习俗和人性的客观力量提供保障，现在则取决于彼此间怀有善意的主观力量了；另外，在自由这个条件下，维持较长时间的爱情几乎不大可能。只有经受住现代社会各种挑战，才会出现一种新的轻松的爱情，不必再费尽心力去思索和感知。归根结底，爱情的新创造、对爱情艺术的新论证是相爱者们自己的事，他们从各自条件出发，对这种特殊生存方式的可能性予以探询、考验和充分利用，又不必对勇于进行的试验负责。爱情哲学和生活艺术哲学可以给他们提供理论动力，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自身的实践创造，不断赋予爱情以新的面貌，不断续写爱情历史。

目录

前言 / 1

论爱情和其他关系 / 1

熟知渴望才知渴望的意义 / 3

倘若爱情发生：体验和描述 / 11

爱情是什么：激情及其定义 / 22

爱情与其他关系：自由与关系间的紧张 / 28

走出自我，赋予生活以意义：关系中的美好人生 / 36

生活格局：关系网与纠葛 / 44

两极化的生活：关系中的生活逻辑 / 51

恒定与改变：论关系的静态与动态 / 60



信任与猜疑：关系中谨慎的意义 / 67

烦恼了怎么办？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对立 / 74

男女两极对立性：女人是更优秀的生活艺术家吗？ / 80

做男人的艺术：男人须重新打造吗？ / 89

论相爱者的爱情 / 99

独处还是共处？对完满生活的探询 / 101

爱情是场游戏吗？论追求与诱惑的爱情艺术 / 108

爱情美与恋人美：肯定与被肯定 / 117

馈赠的艺术：爱情中的施与受 / 124

爱情的矛盾：可靠与焦虑，忠诚与背叛 / 132

何谓爱情幸福？ / 141

性与性爱：爱的身体技巧 / 149

情感与抚慰：爱的心灵艺术 / 158

对话与阐释：爱的精神艺术 / 167

神的体验：爱的超验艺术 / 177

实用的罗曼蒂克：日常生活中爱的艺术 / 182

爱情为何如此困难：权力问题 / 191



存在被爱的权力吗？两人间的权力与公正 / 200

爱情了结时怎么办？ / 207

威廉·施密德作品年表 / 214

论爱情和其他关系



熟知渴望才知渴望的意义

对爱情的渴望是爱情的开始，渴望与爱情相伴；接踵而至的是对另一种爱情和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当爱情宣告结束，人们经历的爱情常常不是真实存在的爱情，而是缺失的爱情；人们因爱情而失望，因缺少爱情而渴望爱情。缺失导致饥饿，吃饱后人又不安起来。推动他们分分合合的乃一种能量，此能量的强度从渴望者与渴望而得的东西之间的张力中获取。渴望的取向不仅针对他人和离弃他人，也针对其他的生物、自然和地域，其形态有些像“思念远方”，从远方又回归“思念家乡”。对未来而言，渴望是“乌托邦”形式；对往昔而言是“乡愁”形式。不仅爱情、还有无数物质和非物质的、确定和不确定的事物激励人们产生渴望：衣服，美女，稳定的收入，自由，一套居室，宁静，汽车，安全，别墅，受呵护。人们渴望许多前景，又渴望看清现实，渴望此岸生活乃至世界和上帝——然后又离开。

渴望是内心活动，它增强就变为行动。模糊的渴望大多是具体的愿望、渴求和欲念的先导，它引导人们去寻求。内心感到一种律动，它自动产生，不由自主，未经思索，回避有意识的行为。它然后把自我从内心推出并超越自我，寻求与他人他物在各层面上的交往。人们在当下受局限的空间里会感到逼仄和匮乏，渴望却目标明确地感到未来的自由空间，感到彼处会有一种更好的别样的生活，伴随更多的幸福，更深的意义，更丰富的华美。渴望因为这种眼光而预先遣送感情，促使大脑朝彼处着想，好比寻找一套更漂亮的居室，它会使生活更美好。感觉到的和想到的渴望即便与既定之物相关，但又总是针对不确定、非现实和不受限制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人们不能忍受既定的现存的和受限制的东西。

倘若没有渴望，那会怎样呢？人们将安于现状，满足于已有的事物，生



活缺乏起决定作用的动力，人类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发展。渴望的历史表明，人类的形成与渴望这一情感的出现是多么紧密相连：渴望伴随最先出现的意识和随之而来对有限性的恐惧而产生，它要超越任何的有限性，有限性即狭隘，人不要狭隘，于是引起恐惧和焦虑。渴望原本也许因某种偶然变化而产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动物人的成功模式了。如若没有渴望，人就不可能成其为“经验动物”（米歇尔·福柯：《谈话录》，1978）。人总想突入别的领域，探明新的前景。纵然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里对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渴望总是一种不断出现的需要，亦即需要在感觉上、在思想里或在行动上抵达别样的存在。它关注远方的美好事物，犹如北斗星悬于人生天庭。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女诗人萨福就用希腊文吟咏过爱神埃洛斯对那至美之物的渴求。渴望恰似迷人之火在人类全部历史上闪耀，人类存则渴望存。

渴望的目标是超越此处，超越现存之物，超越所有现实的和有限性的东西，这使得渴望具有超验能力，拉丁文叫“越界”，表示超越某个界线，即渴望从现实的迈向可能的，不管是战胜某种压抑的现实或沉湎于对所有可能之物的激情。渴望无论指向什么，它总是一种本体追求，从存在的一个层面到另一层面，从真实的有限层面到可能的无限层面。这种追求将渴望分为忧伤渴望和爱情渴望，同样寻求超越现实的狭隘和有限。渴望，忧伤，爱情：这只是乞求上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上帝乃可能维度和无限维度的化身。公元四至五世纪，奥古斯丁在其著作《忏悔录》第十卷末尾提到，渴望如何占据他的心灵，如何将他从现实吸引至无限，同时提到他如何忧伤，因为他总是坠落到现实中：“此处我能生存，但不愿生存；彼处我欲生存，却不能生存”。在渴望中，生活无法安宁，所以，基督教神学不是把渴望、而是把宁静的希望——以纯粹观望可能之事为满足——加到最重要的名曰信仰和爱的超验能力中。

另一时代的渴望似乎更受欢迎，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浪漫主义运



动关注的是：渴望是最超卓的浪漫情愫，没有渴望就没有浪漫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滥觞，许多国家的浪漫主义者把渴望变为他们的纲领，并悉心予以维护和强化。他们坚信，“思想找不到比渴望更高的东西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路清德》，1799）。贝蒂娜·冯·阿尔尼姆（娘家姓布伦塔诺）那无法抑制的渴望代表着“渴望总是有理”（《选集》，2007）。浪漫主义竭力进入无限，以此同试图撤回世俗和有限对抗，尤其是诺瓦利斯做如是梦想。在那个本欲摒弃向往彼岸视野的时代之初，浪漫主义者在此岸引爆了通往超验之路的障碍，以世俗方式重新获取超越，个体和社会所梦想的另一种生活远远超越此时此地的现存环境。渴望乃浪漫主义媒介，“以美学手段推动宗教继续发展”（吕迪格尔·萨弗朗斯基：《浪漫主义》，2007）这个世俗化的宗教信仰炸毁了稳固的超验的三位一体神祇的统治。当个体和社会的生活过于狭窄和受局限时，许多人除了相信渴望之外，认为在忧伤、梦和幻景之外还存在一种超验的原始能力，类似于心醉神迷，这大概就是宗教信仰的原始形态了。

浪漫主义者将强化的渴望理解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他们对现代化的进程贡献颇多，所以，浪漫主义并非在“反现代”中产生，倒不如说它激励个人和社会寻求新事物，由此促进现代解放运动，以摆脱宗教、传统、习俗和人性的束缚。渴望成了人的自由化身，没有什么东西必须保持它的原样，让一切都运动起来，这无疑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科学受渴望的刺激，认清并突破各种关系，凭借已获取的知识发明各种技术，让许多人征服自然的渴望得以满足，比如用飞机和汽车可以做无限运动，用火箭甚至可征服行星间的界限。在政治领域，无终极的改革和革命可催生人们渴望的“最佳世界”。而经济界不断提供新产品，以点燃消费者的欲望（埃娃·伊卢兹：《浪漫主义的消费》，1997；沃尔夫冈·乌尔里希：《占有欲》，2006）。

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渴望激励着现代的进步和不断向前运动——然而总